

華語名前形容詞的語義探索*

連金發
國立清華大學

摘要

名前形容詞和所修飾的名詞間有多重的語義關係：有的關係可用連言解析，有的關係不可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探討偏正式中形容詞和名詞之間的各種非連言的關係，這反映語詞的內涵而非外延。名前形容詞用於引發中心語名詞的某個或某些「面向」(aspect)。Pustejovsky (1995a) 的「衍生詞彙」(generative lexicon) 理論在名詞上設定比較豐富的語義內涵，可用以解析偏正格式中名前形容詞和名詞之間多樣的語義關係。有些名前形容詞所修飾的不是名詞表面所顯示的語義而是潛藏在名詞背後的「事件」(event)，即形容詞選擇了名詞的衍生詞彙中的事件語義屬性並與它產生「組合」(co-composition) 的作用。透過豐富衍生詞彙(潛在的事件結構的設定為其中一環)可以有效的捕捉到語言間表達方式的異同並可以對一些貌似「不規律」(idiosyncratic) 的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本文將對華語名前形容詞的這類語義現象進行深入而細緻的探索，相信對共通「universal」語法、語言類型、「認知」(cognitive) 語言學、對比語言學、語言間的對譯有一定的含意。

關鍵詞：名前形容詞，華語，衍生詞彙，事件結構，組合，共通語法，語言類型，認知語言學，對比分析，對譯

* 本論文在寫作過程中曾請教過湯廷池、曹逢甫、蔡維天、陳淑芬、林若望、林姪炫、劉美伶、劉採燕、王晶滢、王譽超、姚瑤娘、鍾美蓮諸位先生，獲益匪淺。本文曾宣讀於 2000 年 12 月 26 日至 2001 年 1 月 1 日，台北市劍潭國際青年活動中心舉行的第六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感謝與會者的建言。本文最後階段承蒙兩位匿名評審指正得以彌補不足之處。這項研究部分得力於國科會 (NSC 89-2411-H-007-002) 的贊助，於此一併致謝。本文宣讀以來，已經有兩篇類似的論文（王 2002, 李 2003）問世，但探討的角度有所不同，值得一讀。

1. 引言

形容詞出現的位置有三種可能：(1)只能出現於名詞前（稱為「名詞前 attributive 形容詞」），(2)只能出現於謂語的位置（稱為「謂語 predicative 形容詞」），(3)兩者皆可（稱為「兩棲 amphibious 形容詞」）。¹本文專討論「名詞前形容詞」（以下簡稱「名前形容詞」）的語義特徵。「名前形容詞」的範圍比呂 (1984abc) 的「非謂形容詞」還大。呂 (1984c) 的非謂形容詞有六個界定的條件，其中三個是：(5)這類形容詞不能充當謂語，但是(3)可以出現於「是...的」的格式中，(6)不能在前面加上「不」或「很」，可見「非謂形容詞」不完全等同於「名前形容詞」，他的非謂形容詞排除了某類名前形容詞，如程度詞「大」、「高」、「薄」、「好」、「壞」等。

呂(1984abc) 的非謂形容詞大多數是雙音節詞，少數是單音節詞，如「男」，「女」。有些單音節名前形容詞，加「的」有點不合乎習慣說法，如「男的人」。問題是六個條件是否都要滿足，還是有「模糊性」(vagueness) 在裡頭，即有「典型效應」(prototypical effect) 的問題，有「典型核心」(central) 的非謂形容詞，「邊緣」(peripheral)非典型的非謂形容詞，程度形容詞如「大」「高」「薄」「紅」合乎(3)，(6)的條件卻違反(5)的條件，但是被排除在外。

有一個重要的哲學概念對了解名前形容詞有幫助，即「依附範疇 (syncategorematic) 詞」。「依附範疇詞」（以下簡稱「依範詞」）不能單獨標示出對象的範疇必須依附其他範疇詞才能成立 (Quine 1960:03, 126, 132ff, 138, 175)。「依範詞」是中古哲學家所提出的概念。依範詞必須在語境中其語義才能解析 (Quine 1976, 1981)。和「實詞」(content words) 相對的「虛詞」(function words)是依範詞的一種，但是不是所有的依範詞都是語法學家所說的虛詞。依範詞還包括實詞如名前形容詞 (Quine 1981)。Quine (1960:132) 將「名前形容詞」分成兩類：(1)普通名前形容詞，(2)依範名前形容詞。例如 poor violinists 的 poor 有三層意思：（甲）貧窮的、（乙）可憐的、（丙）差勁的，解作（甲）（乙）兩意是普通名前形容詞的用法，解作（丙）意是依範名前形容詞的用法。事實上 poor 是兩棲形容詞；充當謂語形容詞只能解作

¹ 邏輯哲學家早就看出「名前形容詞」和「謂語形容詞」在語意和邏輯關係上的區別，如 Geach (1956)。

(甲)(乙)兩意。²

本文除了前言和結語外還包括以下各節：2. 名前形容詞的語義分類，3. 程度形容詞和內涵/外延論，4. 語義是性質，5. 程度形容詞的語義特性，6. 名詞的屬性結構。

2. 名前形容詞的語義分類

根據形容詞和名詞之間的語義邏輯關係名前形容詞可以分成幾個細類。以下是各家的分類。

2.1 Keenan & Faltz 的分類法

Keenan & Faltz (1985:7-8) 指出「限制性」(restrictive) 的形容詞使後頭的名詞所指稱的集合變為它的子集合，即讓原來指稱的範圍縮小，如「男藝術家」的「男」是限制性的形容詞，即從邏輯上來說，每個具有男藝術家特質的人都具有藝術家特質。反過來說，「假藝術家」的「假」是「非限制性(non-restrictive) 的形容詞」，即從邏輯上來說，每個具有假藝術家特質的人並不具有藝術家特質。「限制性形容詞」又可分為「純限制性形容詞」和「絕對(absolute)／交集(intersecting) 限制性形容詞」兩類。兩者的區分可以從以下兩點看出來：一來，前者可用程度副詞修飾或變成比較級或最高級，如「高」可以再加修飾為「有點高」、「太高」、「更高」、「最高」，後者不可以，如「男」不能擴充為「*有點男」、「*太男」、「*更男」、「*最男」。二來，就形容詞組³而言，兩者的邏輯「涵蘊」(entailment) 關係⁴不同。比如(1a)涵蘊(1b)，即若(1a)為真，則(1b)必為真，但是(2a)不涵蘊

² 本文論證不同名前形容詞可以啟動不同的面向，但是同一個形容詞也可以啟動兩個以上的面向，形成多義的現象，poor pianist 就是一個例子。這跟名詞的語義特徵有密切的關係，如換成 poor kid, poor 就不可能解作「差勁的」，其原因不難理解，kid 這個詞背後沒隱藏潛在的事件。至於這些面向是否有「有標」(marked)、「無標」(unmarked) 之分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問題。

³ 「形容詞詞組」(adjective phrase, 簡稱 AP) (=N/N)，細言之，形容詞詞組和普通名詞詞組(common noun phrase, 簡稱 N)相結合成的用語本身就是普通名詞詞組(即 N)，以 N/N 式表示，如形容詞「高」和名詞「樓」結合成名詞「高樓」。

⁴ 兩個命題之間的邏輯涵蘊關係是由兩個命題的真假值的相互關係而決定的，這裡為討論簡便起見只提其中一種關係，詳情請參照 Saeed (1997: 90-91)。

(2b)，即若(2a)為真，(2b)不必然為真：個子高的童子軍不見得是個子高的人。

- (1) a. 阿金是男老師。⁵
b. 阿金是男人。
- (2) a. 阿金是個子高的童子軍。
b. 阿金是個子高的人。

Keenan & Faltz (1985:118-125) 將形容詞細分四類：

(1) 等級(scalar)形容詞。

這類形容詞的語義可以解析如次：某個個體具有 N 所指稱的特質，而這個 N 是由形容詞和另一個 N 所組成，這個個體代表某種設想的等級的極端，當然等級詞語義都是「模糊的」(vague/fuzzy)⁶。等級形容詞可根據語義條件再加細分：

- 表示尺寸大小：‘大’、‘寬’、‘高’、‘薄’、‘窄’、‘瘦’
- 表示價值判斷：‘好’、‘壞’、‘美’、‘醜’、‘笨’
- 表示方式：‘快’、‘慢’、‘笨’、‘聰明’、‘靈巧的’

(2) 交集(intersecting)（或稱絕對 absolute）形容詞

交集形容詞包括‘男’、‘女’、‘圓’、‘方’等。從語義上來說，交集形容詞和等級形容詞所涉及的邏輯涵蘊關係不同，表述如下：‘女’是交集形容詞，若 (a) 和 (b) 為真，則 (c) 必然為真：

- a. 林淑娟是一位女學生。
- b. 林淑娟是一位登山隊員。
- c. 因此林淑娟是一位女登山隊員。

但是‘瘦’是等級形容詞，若 (d) 和 (e) 為真，則 (f) 不必然為真：⁷

- d. 林淑娟是一位瘦舉重選手。

⁵ 這裡兩句中主語阿金是指同一個人，下同。

⁶ 有關「模糊」(vagueness) 的概念參閱 Black (1937)，Chao (1959) 和 Quine (1960:85, 125-129)。

⁷ 如果‘瘦’改為‘好’，邏輯涵蘊關係更加容易體會。

- e. 林淑娟是一位跳高選手。
- f. 因此林淑娟是一位瘦跳高選手。

此外，含交集形容詞‘女’的名詞詞組‘女學生’可解析為兩個謂語的「連言」(conjunction)，即 X 既是學生又是女的，但是含等級交集形容詞‘瘦’的名詞詞組‘瘦舉重選手’不能做如此簡單的解析。

(3) 假象／否定 (negative) 形容詞

假象形容詞包括出現於‘假槍’、‘假酒’、‘假鈔’、‘義肢’、‘義父’、‘冒牌貨’中的‘假’、‘義’、‘冒牌’等。由假象形容詞和名詞組成的用語所指稱的對象不等於原名詞的對象。比如，‘假槍’不等於‘槍’，即假槍不是槍。‘假’在邏輯上是「不透明的」(non-transparent)⁸，即否定形容詞不能以外延論來解釋，而需用內涵論來解釋。

(4) 臆測 (conjunctural) 形容詞

臆測形容詞是指某個個體被懷疑，揣測，假定具有與其合用的名詞的屬性，例子如‘可能的’、‘表面上的’、‘外觀的’、‘外表的’、‘疑似的’、‘可疑的’，用於修飾名詞，如‘可疑的納粹份子’。這類形容詞是非限制性的，即‘可疑的納粹份子’可能但不必然是‘納粹份子’。再則，如果‘納粹份子’和‘走私份子’同指一個人，‘可疑的納粹份子’不必然是‘可疑的走私份子’，因此像否定形容詞一樣，這類形容詞也是不透明的。臆測形容詞可以解析為帶子句性補語的高層謂語，‘可疑的納粹份子’可解構為‘X 懷疑 Y 是 納粹份子’。⁹ 因此這類形容詞也可以看成是「句式運符」(sentence operator)。

⁸ 一種用語如果是「透明的」(transparent)，其指稱的外延可以界定為一種以外延指稱為論元的「函項」(function) (Keenan & Faltz 1985:276-277)。

⁹ 二元謂語(即單賓及物動詞)的‘懷疑’加前綴‘可’後，其「論元結構」(argument structure)會產生變化，即「內元」(internal argument)「外化」(externalize) 為主語，外元隱藏起來，衍生出的句子很像「中間結構」(middle construction)，如‘納粹份子很可疑’。不出現三音節‘可懷疑’而出現兩音節‘可疑’可能與華語的音節限制有關。另外華語的某類形容詞不能單獨充當謂語，必須加填料‘很’，句子才完整。另一種用法是可充當名前形容詞。

2.2 Higginbotham 的分類法

Higginbotham (1985) 將名前形容詞和名詞的語義關係以明確(explicit)語法的方式分成五類，即歸納為五種形容詞，充當修飾語：

(1) 這類形容詞的指稱對象和所修飾語之名詞的指稱對象相同，稱為「 Θ 等同」。如「白牆」的修飾關係可分析為兩個謂語（即「白」和「牆」）的「連言」(conjunction)，即 X 為牆且白。形容詞和名詞所指稱的集合互相交集，又稱「絕對形容詞」。

(2) 這類形容詞和名詞之間除了有 Θ 等同的關係之外¹⁰，還有「自立的 Θ 標明」(autonomous theta-marking)的關係，即以形容詞來標明名詞，名詞(如「大蝴蝶」)中被形容詞「大」標明的是它本身的「屬性」(attribute)。換言之，「大」還修飾「蝴蝶」的屬性，即「大蝴蝶」的語義可以解析為 X 是蝴蝶且就蝴蝶而言 X 是大的。因此下列兩句語義不同：

(a) 這隻是大蝴蝶。(名前形容詞)

(b) 這隻蝴蝶很大。(謂語形容詞)

(a)句是說蝴蝶之中這隻很大。(b)句沒有這個語義的限制，這句話的意思可以是跟螞蟻比較起來這隻蝴蝶很大或泛言之，就某種對象（即就蝴蝶這類動物）而言，這隻蝴蝶很大。

(3) 這類形容詞有 Θ 標明的關係沒有 Θ 等同的關係，如「可疑納粹份子」(alleged Nazi)。整個名詞組意指 X 懷疑 Y 是納粹份子，「可疑」的來源是帶子句補語的二元謂語「懷疑」，其中子句補語指稱一個「命題」(proposition)，即 Y 是納粹份子。¹¹

(4) 這類形容詞稱為「欠缺(privative)形容詞」，如「假槍」(fake pistol)，「假鈔」(false bill)，「義肢」(artificial/false limb)，「義手」(artificial/false arm/hand)，「冒牌貨」(fake)，「仿冒品」(imitation/replica)，「模擬考試」(mock examination/simulated test)。「假槍」必然不是「槍」

¹⁰ Θ 等同的關係是指謂語「大」的論元和謂語「蝴蝶」的論元等同，以公式表示，即 $Ax \& Bx$ 相連時，兩個 x 等同。

¹¹ Parsons (1990:54-58,130) 把副詞 allegedly 當作「命題運符」(propositional operator)，其作用是將命題轉為命題。形容詞 alleged 是由副詞 allegedly 衍生而來的。Alleged murderer (可疑的兇手) 中 alleged 不是人的謂語，alleged murder (可疑的兇殺案) 中 alleged 也不是事件的謂語，而是（表示發生兇殺案）這個命題的謂語。

(換言之，欠缺形容詞和名詞之間沒有 Θ 等同的關係)，但是假槍必然是假造的東西，就某種東西(如槍)的屬性而言，我們論斷它是假的(即欠缺形容詞和名詞之間的關係沒有「 Θ 標明」的關係)。何以‘假槍’之中的‘假’稱作欠缺形容詞？顯然所謂欠缺者是指形容詞的中心語‘槍’欠缺槍的屬性。其實語義上的中心語是形容詞不是名詞。‘玩具槍’中充當形容詞的名詞‘玩具’也可作如是觀之，其中名詞表示屬性，即就槍的屬性而言，X是玩具。我們也可以認為名詞被「引用/提及(mentioned)」，而非「使用(used)」。名詞不是指涉槍而是表示槍的屬性，形容詞起「後設語言」(metalinguistic)的作用。¹²

(5)這類形容詞稱為「時空形容詞」如‘前校長’裡的‘前’等。‘前校長’可解析為在某個時段(設定為t)X是校長，那個時段在現在之前。

2.3 Siegel 的分類法

Siegel (1977) 根據 Montague (1973 又 1980) 的理論架構將「謂語形容詞」分析為一元謂語(以形式符號 $t//e$ 表示)，而「名前形容詞」用來和普通名詞結合成更複雜的普通名詞(以形式符號 CN/CN 或 $t/e \ t/e$ 表示)。後來她將「名前形容詞」分為「絕對形容詞」(absolute adjectives) 和「相對形容詞」(relative adjectives) (ad-common nouns，稱為 CN/CN' s) (Siegel 1980)。絕對形容詞只是一元謂語(稱為 $t//e'$ s)，其相應的語義類型是一種特有的函項。相對形容詞和普通名詞形成新的普通名詞。從語義上來說，相對形容詞和特有的函項集合相結合形成新的特有的「函項」(function)。從「集合」(set) 的觀點「絕對形容詞」是交集性的(intersective)，可以化解為兩個「命題函項 (propositional function)」的「連言」(conjunction)，如‘肉食的’carnivorous 是絕對形容詞，‘肉食的動物’可解析為，X 是動物且是肉食的。「相對形容詞」是非交集性的，不可解為兩個命題函項的連言，如‘前任的’former 是相對形容詞，‘前任的校長’不可以化解為，X 是校長且是前任的。有些形容詞既可作絕對形容詞又可作相對形容詞，算是兩棲形容詞，如 beautiful。Beautiful dancer 可解作‘長得很美的舞者’(絕對形容詞，即‘美’的語義不受‘舞者’的語義的束縛)或‘舞姿很美的舞者’

¹² 關於「欠缺 (privative) 形容詞」的問題也有從語用的觀點來討論的(參閱 Coulson & Fauconnier, 1999)。

（相對形容詞，即‘美’的語義受‘舞者’的語義的束縛）。語言中絕對形容詞和相對形容詞的區別有各種表現的方式：(1) 用不同的詞彙表示，(2) 詞彙不能顯示區別時，就用出現位置的不同來表示，(3)也可以用詞法的手段表示，(4)遇到多意詞或泛意詞時要看形容詞和名詞的語義如何組合。英語、
「羅曼斯」(Romance) 語¹³、華語用(1)，(2)，(4) 的方式表示，俄語還用到(3)的方式表示。¹⁴

Siegel (1977:243) 指出「度量形容詞」(measure adjective) 和「相對形容詞」(relative adjective) 不同，度量形容詞是「外延謂語」(extensional predicate)，而「相對形容詞」(relative adjective) 是「內涵附加普通名詞」(intensional ad-common noun)。度量形容詞的語義必須仰賴「語境」(context) 或特殊詞匯信息才能破解來決定比較的類別。度量形容詞不是名前形容詞的相對用法，而是絕對範疇的成員 t//e。以下舉兩個例子說明：

- (1) a. 好車：充當車 X 是好的、CN/CN、（內涵意 intension）（相對形容詞）
b. 快車：就車而言 X 是快的、快不是車的內涵意、（度量形容詞）
- (2) a. 壞沙發：充當沙發 X 是壞的、CN/CN、沙發的內涵：裝有彈簧或海綿的坐具、兩邊有扶手（相對形容詞）
b. 長沙發：就沙發而言 X 是長的、指沙發的外延(extension)；就比較類而言有個比較標準、長短不是沙發的內涵意（度量形容詞）

「度量形容詞」是一種特殊的 t//e 形容詞，CN 為由比較類詞中挑選出來的普通名詞。如下列句子涵蘊可做比較標準的普通名詞：

- (3) 阿香很高。 （就女人而言很高）
- (4) 籬笆很高。 （就籬笆而言很高）
- (5) 阿貴是很高的小孩。 （就小孩而言很高）

¹³ 羅曼斯語依附於名詞後的形容詞不能表示名詞的屬性，即不能有相對意的解讀，而名詞前的形容詞一定有相對（即非交集，非絕對）意的解讀 (Degraff & Mandelbaum 1993)。

¹⁴ 俄語的形容詞有兩種：一種為長形 (CN/CN)，一種為短形 (t//e)；長形表示相對意義且為非交集性的，短形表示絕對意義且為交集性的 (Siegel 1976, 1980)。

上面例句的語義可歸納為，就（普通名詞）而言很 X（形容詞）。度量形容詞包括‘高’、‘矮’、‘重’、‘短’、‘肥’、‘胖’、‘聰明’、‘笨’等。

本節介紹了各家的形容詞的分類及理論模式。有四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有些名前形容詞+名詞的格式中的名前形容詞可以化解為連言，如‘草食的動物’可分解為 X 是動物且 X 是草食的。但是有些名前形容詞不能，如‘老朋友’的其中一個意義（即涉及恆久的友誼）不能分解為連言。¹⁵

第二，程度形容詞充當名詞修飾語是在刻畫名詞的某個或某些面向，但是同一個形容詞用來修飾不同的名詞所表現的面向卻不盡相同，如能幹的秘書不見得就是能幹的家庭主婦。

第三，有些名前形容詞所修飾的是名詞背後的事件或事象，如“快餐”是指煮得很快或上得很快的餐點。

第四，欠缺形容詞固然可以解析為後設語言起的作用。但是也可以從其他角度來解析。有些『名前形容詞+名詞』的例子乍看之下像是「矛盾表現法」(oxymoron)，如‘塑膠花’假使分解為 X 是花且 X 是塑膠的，問題就來了：X 如果是真花，就不可能是塑膠的。顯見，兩項事態是相互抵觸的。為了解決此難題 Pitt and Katz (2000) 從內涵論觀點建立句法之外的語義層次來解釋這種貌似矛盾的現象，即將這種格式以『以 Y 製成的仿製品 X』公式表示，這種公式可以用來刻畫一大堆的類似用語。至於假象（或稱欠缺）形容詞的‘假槍’、‘石獅’等例子 Coulson & Fauconnier (1999) 從語用的觀點並參酌 Fauconnier (1994) 的心理空間的映射加以解釋。他們認為對話者（包括說話者和聽話者）的意圖相當重要。比如，要是用塑膠槍搶劫，搶劫者的假槍認知和受害者的真槍認知這兩個心理空間可以融合為一。此外，語用信息對於這類語詞的詮釋起重要的作用。比如，‘石獅’透過隱喻的運作可以理解作以石料雕成的石獅、畫裡的石獅、活人所扮演的石獅等。

3. 程度形容詞和內涵／外延論

Higginbotham (1985) 認為程度形容詞（即他的第二類形容詞），如‘大蝴蝶’的形容詞‘大’中標明名詞‘蝴蝶’的屬性，但是 Siegel (1976) 和

¹⁵ 早期衍生語法認為名前形容詞是由關係子句縮約而來的 (Smith, 1964)，但是這種分析法無法解釋第二種名前形容詞的產生方式。

Degraff & Mandelbaum (1993) 分得更細緻更周全，換言之，程度形容詞應分成兩類：(1) 表示體積形狀的程度形容詞，如‘大’，(2) 不是表示體積形狀的程度形容詞，如‘好’。

形容詞‘大’不標明名詞‘蝴蝶’的屬性，‘大蝴蝶’是指就蝴蝶這一類或集合而言 X 是大的，‘好老師’的‘好’才標明名詞‘老師’的屬性，‘好老師’不見得是‘好爸爸’。設若某人是老師也是爸爸，即老師和爸爸的外延相同，‘好老師’的語義和‘好爸爸’的語義並不相同；某人可能是好老師卻是壞爸爸。反之，設若蝴蝶等於一種假想的動物（以丁丙代替），兩者外延相同時，大蝴蝶一定就是大丁丙。名前形容詞‘好’的語義和後頭名詞的「內涵」(intension) 有關，而名前形容詞‘大’和後頭名詞的「外延」(extension) 有關。‘好老師’的‘好’語義是內涵的，即以名詞的屬性作為其論元，就老師的屬性而言 X 是好的。‘大蝴蝶’的‘大’是外延性的，‘大’是就名詞的外延而論的，一隻‘大蝴蝶’是說蝴蝶的集合中某隻很大。¹⁶

Frege (1892) 以‘晨星是夕星’和‘晨星是晨星’兩個命題不完全等同，來論證「意義」(sense) 不等於「指稱」(reference)。如果意義等於指稱，這兩個命題語義理應等同。但是，事實上這兩句的語義不儘相同：前句是綜合(synthetic)句，後句是恆真(analytic)句。前者是經驗句，後者是重言(tautology)句。前段已經說明，外延論無法說明何以某些偏正式外延相同，語意會不同，即設若老師和爸爸的外延相同，‘好老師’語義上並不等於‘好爸爸’。名詞屬性的決定似乎與我們的現象世界知識 (world knowledge) 有關，名詞的屬性是名詞的固有語義特徵，而非其偶然的特性（詳第 6 節）。本文認為，‘好’的語義只要設定出概括的語義（即『在某或某些方面具有正面評價的屬性』）即可，其中的變項(variable)『在某或某些方面』是由跟‘好’合用的名詞的屬性來體現或填補。換言之，名前形容詞‘好’引發了中心語 (head) 名詞的屬性。‘好’的語義好像帶不同的名詞就有不同的語義。其原因在於，每個連用的名詞需填入的變項值不同所致，但是正面評價卻彼此間的共性。這種正面評價的屬性雖然跟我們的現象世界知識息息相

¹⁶ Bolinger (1967&1973) 論及名前形容詞時曾提出「指稱修飾」和「指稱對象修飾」(reference-modification vs. referent-modification) 的區分。前者指形容詞修飾名詞的屬性，後者指形容詞修飾名詞所指稱的對象。形容詞修飾名詞的屬性換成 Higginbotham (1985) 的分析法就是形容詞「自立的 Θ 標明」名詞。

關，卻有客觀的條件可循，可作你我共識的基礎，但是也容許有個人的主觀臆斷的餘地。

4. 語義是性質

4.1 交集形容詞和非交集形容詞

Siegel (1980:48) 將非交集形容詞和交集形容詞的區表列如下：

	非交集形容詞	交集形容詞
	相對的	絕對的
	內涵的	外延的
	修飾指稱的	修飾指稱對象的
	依附於普通名詞	一元謂語
	CN/CN	t//e， 或 t/e

‘肉食的哺乳動物’中形容詞‘肉食的’和名詞‘哺乳動物’都是一元謂語。設若 X 是肉食者的集合也是哺乳動物的集合，形容詞和名詞結合成名詞組‘肉食的哺乳動物’，即兩個集合的「交集」(intersection)，因此‘肉食的’是交集形容詞，反之，‘熟練的’是非交集形容詞，這點可以從下面的邏輯推論不能成立得到證明：

甲是熟練的雕刻家
甲是司機
因此甲是熟練的司機

‘熟練的’雖然是非交集形容詞，卻是「子集合」(subsective) 形容詞，可以推演如下：

甲是熟練的雕刻家
因此甲是雕刻家

‘熟練的雕刻家’是‘雕刻家’的子集合，就如同‘白馬’是‘馬’的子集合一樣。‘肉食的’是交集形容詞，而‘熟練的’是非交集形容詞，但是兩者都是子集合形容詞。不是所有的形容詞都是子集合形容詞，如‘前任’就是非子集合形容詞，以下的推論是不成立的：

甲是前任董事長
因此甲是董事長

‘前任’即是非子集合形容詞也是非交集形容詞。非子集合形容詞又可分成兩類：一類是「欠缺」(privative)形容詞，如‘假槍’的‘假’，‘假槍’必然不是‘槍’；另一類是存疑形容詞，如‘可疑的兇手’的‘可疑的’，‘可疑的兇手’可以是兇手也可以不是兇手。

4.2 內涵而非外延

Frege (1892) 曾論證過，語詞的意義和指稱的對象並不相同，已如上述。這種洞見以後引發了「內涵」(intension) 的語義學的發展。Parsons (1970) 和 Montague (1970) 主張「形容詞＋名詞的格式最簡單的解析方式為，形容詞應解析為一種「函項關係」(function)，即將其連用的名詞的語義價值轉換到形容詞＋名詞格式的價值。從上述的非交集和非子集合的形容詞的特徵我們可以得知，語義價值必然是「性質」(properties)而非「集合」(sets)，即必然是「內涵」(intension) 而非「外延」(extension)。如上所述，即使熟練的雕刻家和熟練的司機是同一個人，換言之即使外延相同，兩個用語的語義並不相同。這種現象必須用內涵論而非外延論來解釋。¹⁷

4.3 定性形容詞有別於關係形容詞

Montague 語法(Montague 1970, 1973) 中「謂語形容詞」(predicative adjectives) 是「一元謂語」(one-place predicate) (以 $t//e$ 表示)，而不及物動詞組是 t/e ，普通名詞組是 t/e 。謂語形容詞和語義空泛的‘很’結合形成不及物動詞組是 t/e ，和名詞組形成句子而名前形容詞屬於 $t/e / t/e$ ，簡稱 CN/CN，非謂形容詞和普通名詞結合形成較複雜的普通名詞，但是名前形容詞卻有兩種不同的用法，如：

- (1) 老朋友 (≠ 某某為‘朋友’且很‘老’，但=友誼的長久；‘老’是在限定‘友誼’而非‘朋友’這個人) 形容詞‘老’和普通名詞

¹⁷ 以上的討論主要根據 Partee (1995) 和 Kamp & Partee (1995)，例子有所變動。他們指出外延論無法解釋的現象。Keenan & Faltz (1985) 和 Hamann & Voltaire (1991) 也主張有些形容詞必須用內涵論才能解釋得通。

朋友’的屬性(即這個普通名詞的內涵)相結合形成‘老朋友’這個用語

(2) 老人 (=某某為‘人’且很老,‘老’是‘人’的集合與‘老’的集合的交集) 名前形容詞(1)‘老朋友’的‘老’稱為「相對」(relative)形容詞,而名前形容詞(2)‘老人’的‘老’稱為「絕對」(absolute)形容詞。因此‘老’是兩棲名前形容詞,可以充當相對形容詞或絕對形容詞,但是‘老’出現於謂語的位置只能充當絕對形容詞。當然‘老朋友’的‘老’也可能有絕對形容詞的意義,即年紀大(的朋友),但是這種解讀法比較罕見。這樣看來‘老朋友’有兩種解讀法:(甲)友誼長久的朋友,(乙)年紀大的朋友。這兩種解讀法的‘老’都是「定性形容詞」(qualitative adjectives)。「定性形容詞」所表示的語義特性在命題邏輯上可以解析為充當名詞(即其中心語)語義特性的「謂語」(predicate)。「老」解作(甲)意時,‘老’用來修飾中心語‘朋友’的「指稱」(reference)即語義屬性,特指友誼(兩者之間朋友的关系)。「老」解作(乙)意時,‘老’用來修飾中心語‘朋友’的「指稱對象」(referent),朋友這個人,某某某。「定性形容詞」不同於「關係形容詞」(relational adjectives)。「關係形容詞」所表示的語義特性充當名詞(即其中心語)語義特性的「論元」(argument),如 criminal lawyer 有二解:(丙)刑事法學家,(丁)犯法的律師。解作(丙)意 criminal 是「關係形容詞」,解作(丁)意,criminal 是「定性形容詞」。(丙)意中「刑事」(criminal)充當潛藏命題的論元,其命題為‘法學家研究刑事’,以函項表示則為:研究(法學家,刑事),(丁)意中「犯法的」(criminal)充當潛藏命題的謂語,其命題為‘律師是犯法的’,以函項表示則為:犯法的(律師)。¹⁸

4.4 ‘老’的多義性

‘老’是一個「多義」(polysemous)詞也是「模糊」(vague/fuzzy)詞。「多義詞」是指一個語詞有兩個以上的「意位」(sememe)(Lamb 1964),「模糊詞」是指一個語詞指稱的語義範疇,其所涵蓋的範圍「邊緣」(peripheral)

¹⁸ 關於「定性形容詞」和「關係形容詞」的區別及討論的細節請參閱 Beard (1991 & 1993)。

地帶不清楚。¹⁹要確定‘老’的語義，得看‘老’和什麼樣的名詞連用及其出現的位置，即充當名前形容詞或謂語形容詞。比如多義詞‘老’解作其中一義（相當於英文的 *tough*，相對於‘嫩’只能出現謂語的位置，我們只能說‘牛肉很老’不能說*‘老牛肉’。²⁰同樣的，‘老清華’可以指和清華有長久關係的人。推廣來說，‘老’+表示處所的中心語所組成的偏正式可以用來指稱對某處由於認識很久因此對之相當熟悉的人，這裡用「代喻」(metonymy)的方式，以地點代替人。‘老’除了可以充當具實詞意義的「詞位」(lexeme)還可以充當具虛詞意義的「形位」(morpheme)。「老」在前述的偏正式中都是「詞位」，但‘老’也可以以「形位」的身分充當前綴，如‘老虎’，‘老張’。前者的‘老’是不帶意義的「空形位」(empty morpheme)，後者的‘老’是不帶詞彙意義但帶「情緒」(affective)意義的形位。

5. 程度形容詞的語義特性

「程度形容詞」(scalar adjectives) 充當名前形容詞和謂語形容詞時，其語義的詮釋不相同。「名前形容詞+名詞」的格式可解析為，就名詞的集合而言其中某個成員形容詞所表示的程度較大，比如‘大蜻蜓’意指，就‘蜻蜓’這個集合而言其中一個成員 X 比較大。「名詞+謂語形容詞」的格式可解析為，名詞的集合和其他類對象的集合比較起來，形容詞所表示的程度較大，比如‘鯨魚很大’意指‘鯨魚’這個集合比其他類動物或魚類還大。「名詞+謂語形容詞」的格式也可解析為，就名詞的集合而言其中某個成員形容詞所表示的程度較大，如‘這隻蜻蜓很大’，與名前形容詞的用法一樣。但是問題來了。在現在的世界中‘象’本來就比其他動物還大，‘大象’的‘大’似乎是「羨餘」(redundant) 成分。照原來的格式‘大象’應解析為某隻象，他的形狀比其他同類的象還大。但是我們可以不可以說印度叢林裡有很多大象，泛指所有的象，不拘大小。如果可以，為什麼不能說‘小大象’？‘很小的大象’（接受度可標為 %）似乎比較好一點但還是不那麼順口。²¹

¹⁹ 有關「多義性」和「模糊性」的分野請參閱 Black (1949), Chao (1959) 和 Quine (1960) 的論述。

²⁰ ‘老牛肉’解作‘老牛的肉’就通了，但是這裡‘老’的意義已經變了。

²¹ 再如‘大小姐’的‘大’，這裡的‘大’表示重要之意，有敬稱的作用，類似‘大少爺’的‘大’，可以算是從體積面向轉為地位面向的語義延伸的結果。

絕對形容詞（如‘肉食的’）可以充當純粹的謂語，程度形容詞不可以。假設某某是老師又是媳婦。照形容詞分析為謂語的方式，‘能幹的老師’解作 X 是老師且很能幹；‘能幹的媳婦’解作 X 是媳婦老師且很能幹。照理可以導出‘能幹的老師’和‘能幹的媳婦’語義相同的結論，可是這個結論不能成立，即能幹的老師不見得是能幹的媳婦。解決的方式是將程度形容詞分析為「就 F 而言形容詞」，F（即比較的「標準」norm）可由「語境」(context) 的信息決定。有時 F 和 所修飾的名詞等同 (Parsons 1990:42-44)。如上所述，‘鯨魚很大’是指就全球的動物而言鯨魚這一類比較大，‘這隻蝴蝶很大’是指就所有的蝴蝶而言這隻算比較大，這裡「變項(variable)」F 常和名詞等同。因此我們可以說程度形容詞分析為依範詞較為恰當。

6. 名詞的屬性結構

6.1 屬性結構的內部成份

名前形容詞和名詞之間的語義有複雜的關係。名詞有豐富的語義內涵，形容詞和名詞間的其中的某個或某些面向產生「共同組合」(co-compose) 的作用。Pustejovsky (1991a, 1993, 1995a & 1995b) 的語義理論豐富了名詞意義。為了刻劃語詞之間的豐富的語義組合關係 Pustejovsky 設定了名詞的「屬性結構」(qualia structure)，其中包括四個面向：(1)「構成的」(constitutive)，(2)「形式的」(formal)，(3)「目地的」(telic)，(4)「施事的」(agentive)。比如，‘車子’可先解析為：

$$\begin{aligned} \lambda x [(x) \wedge \text{構成的}] &\equiv \{ \text{車身, 引擎等} \} \\ \wedge \text{形式的} &\equiv \text{物體} \\ \wedge \text{目地的} &\equiv \lambda y, e [\text{駕駛} (x) (y) (e)] \\ \wedge \text{施事的} &\equiv \lambda y, e [\text{生成} (x) (y) (e)] \end{aligned}$$

e 是表示「事件」(event)。第一次元的邏輯中，動作充當謂語，對象充當論元；第二次元的邏輯中，事件可以充當論元，副詞充當謂語。這樣新的分析法是由 Davidson (1967) 提出的。形容詞‘快’可以解析為交集的修飾語： $\lambda x [\text{車}' (x) \wedge \text{快}' (x)]$ ，由兩個命題函項的連言所組成。以「範疇語法」(categorical grammar) (Lewis 1970) 的概念來說，形容詞‘快’是一種 $\langle [N], [N] \rangle$ 的函項關係，起名詞組轉成名詞組的作用。它運用於名詞的目地的面向，可用 $\langle [N \text{ 目地的}], [N] \rangle$ 表示。因此‘快車’可解析為

$$\begin{aligned} \lambda x [(x) \wedge \text{構成的}] &\equiv \{ \text{車身, 引擎等} \} \\ \wedge \text{形式的} &\equiv \text{物體} \\ \wedge \text{目地的} &\equiv \lambda y, e [\text{駕駛 } (x) (y) (e)] \\ \wedge \text{快 } (e) & \\ \wedge \text{施事的} &\equiv \lambda y, e [\text{生成 } (x) (y) (e)] \end{aligned}$$

其中‘快’作‘司機駕駛車子’這個事件的謂語，表示車子開起來很快。‘快餐’，‘快報’的解析方式也相似。‘快餐’是指準備起來很快的餐點，‘快報’是指發行起來很快的報紙或新聞。‘快速道路’可以指車子在上面行駛起來必須很快的道路或是在較短的時間能到達目的地的道路，前者指每個路段行駛的速度，後者指全程所需要的時間，第二意略等於‘捷徑’。因此光是談事件還是不夠，還必須探究事件內部結構。²² 以上的例子說明，必須替名詞設定事件結構，才能明確說明形容詞和名詞的語義組合關係，至於事件結構是否為名詞的固有語義特徵又是另當別論了。

6.2 Good 和 ‘好’

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有些哲學家曾對形容詞 *good* 展開討論。Geach (1956) 主張 *good* 是邏輯上的名前形容詞，即只能視為依範詞，主要表示「描述的」(descriptive) 意義，反對道德學者 *good* 主要表示讚許意義的見解，Hare (1957) 提出反駁的意見。Ziff (1960:200-247) 認為，除了一些次要或異常的特殊情況外，名前形容詞 *good* ‘好’ 只有單一的意義，表示合乎某種利益。依我們看來，其語義不作細節的描述(underspecified)，即與豐富的名詞語義有「共同組合」(co-compose) 的關係。Vendler(1963) 認為形容詞 *good* 不能單獨充當主語的謂語，其意義的確定必須由名詞作中介。Vendler 用衍生的可能性和設定潛藏的底層結構的手法對形容詞加以分類，得出形容詞 *good* 橫跨四類的結論。Patten and Ziff (1964) 不同意底層結構的語法分析法，但認為 *good dancer* 分析為由 *dance well* 衍生而來有其洞見。Beard (1991) 指出評價形容詞能對名詞的「固有特徵」(inherent features) 而非「偶然的特徵」(accidental features) 做出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名詞的語義可以設定為具有三個特徵(1)「範疇指示語」(category specifier)，(2)「功能指示語」(function

²² 比如 Pustejovsky (1988, 1991ab) 的理論中事件結構涵蓋子事件及各種動相，可以用來明確的捕捉事件的因果關係。

specifier)，(3)「特質指示語」(property specifier)。「刀子」包含三個特徵：(1)工具_x，(2)切(XY)，(3)柄{X}刀身{X}刀鋒{X}。因此「好刀」中的「好」是指「(刀子)好切」之意。從刀子的固有功能的指示語中挑出動作「切」的屬性，即就其固有的切的功能而言，這把刀子是真的。

Marchand (1966) 指出和名前形容詞連用的名詞有些是由動詞派生而來的施事者名詞，如 teacher，有些是准施事者名詞，如 surgeon, pianist, mother, wife。後者沒有動詞來源，但都跟某種特定的行為或功能有關，如「好太太」是指表示善於履行作妻子的責任的女人，當然所涉及的行為或功能須根據語境來確定。

6.3 ‘的’ 的功能

名前形容詞和名詞的格式還牽涉‘的’使用問題。名前形容詞和名詞加不加‘的’並沒有很清楚的語法規律可循。比較‘快餐’和*‘快飯’，*‘快菜’，或‘快車’和*‘快路’。朱 (1956, 1982:73-75) 認為「形容詞＋名詞」是凍結的形式，不完全有滋生力，而「形容詞＋‘的’＋名詞」有滋生力，如下表所示：

	形容詞＋名詞	形容詞＋‘的’＋名詞
	黑板	黑的板
	*白手	雪白的手
	藍墨水 *藍天空	藍的墨水 藍的天空/藍藍的天空

不帶‘的’的「形容詞＋名詞」已經既然成為凍結的形式，不完全有滋生力，在我們的心理詞彙裡應該有獨立的處理部門。這裡可以看出詞法，詞彙，語義的互動關係。

7. 結語

本文討論了名前形容詞的語義屬性，各家從數理邏輯的觀點並依據名前形容詞和名詞之間的語義關係對形容詞加以分類，此外也觸及到程度形容詞和內涵/外延論，語義是性質，程度形容詞的語義特性，名詞的屬性結構等論題。

釐清形容詞和名詞的關係有助於翻譯，對比分析，外語教學和學習。比

如英語「名前形容詞＋名詞」中有一類形容詞修飾名詞背後的事件，如 heavy drinker, heavy smoker, poor pianist, fast typist 等。華語雖然通常不能直接用形容詞來修飾名詞，卻其他變通的相對說法：heavy drinker（酒喝得很多的人，酒鬼²³，醉鬼），heavy smoker（煙癮很大的人，煙抽得很多的人，煙鬼，老煙槍²⁴），poor pianist（鋼琴彈得很糟的人，差勁的鋼琴手），fast typist（打字打得很快的人，敏捷的打字員）。由此可以看出，比較囉唆的用語必須連帶把行為動詞也說出來。即使施事者名詞不是由動詞派生而來也是如此。不容否認的，華語本身也有精練的表現法，如上面的譯語所示。英語還有一種「頻率形容詞」(frequency adjectives)，如 occasional, frequent, sporadic, periodic, hourly, monthly, annual 可以充當名前形容詞直接修飾名詞，如 a frequent visit (Stump 1981)，這些頻率形容詞都是由頻率副詞派生而來。根據 Davidson (1967, 1985) 和 Parsons 1990) 的分析模式事件可以當作論元，因此頻率形容詞可以分析為帶事件論元的謂語。在對譯時華語並非一定翻成「形容詞＋名詞」的格式不可，如 Mary paid her friend a frequent visit 可譯為「阿香經常探望（她的）朋友」，這裡華語的對譯換成「副詞＋動詞」的格式表示。

某些表達方式從華語轉換成英語，也有類似格式不相稱的地方，如華語某些「名前形容詞＋名詞」的偏正式不能指直接按原來的格式翻成英語，如「喝一碗熱熱的湯」²⁵ (drink a cup of soup hot)。Rapoport (1993ab & 1999) 將這種英文的格式（即「動詞＋名詞＋形容詞」）稱作「描述式」(depictives)，上例中形容詞 hot 是一種「暫態」(stage-level) 謂語，充當賓語 a cup of soup 的「附加語」(adjunct)，即這裡附加語的「主體」(host) 是賓語，但是另一種描述式，形容詞充當附加語的謂語，其主體是主語，如 Jones fried the

²³ 這裡「酒鬼」中的後綴「-鬼」帶習慣意義，表示經常作某種事情的人，除認知意義還帶貶意（即情緒意義），當然後綴「-鬼」還可以表達其他的語意（參見湯 2000a: 2-3）。「酒鬼」和「醉漢」(drunken man) 語意不盡相同：前者涉及「恆性述語」(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後者涉及「暫態述語」(stage-level predicate)（此處華譯術語採自湯 2000b）。有關這兩種述語的區別請參閱 Kratzer (1995)。

²⁴ 煙槍，本指抽煙的工具，這裡以「代喻」(metonymy) 的手法代表抽煙的人，「老煙槍」是指「老是抽煙的人」。

²⁵ 此句也可以說成「熱熱的喝一碗湯」或「喝熱熱的一碗湯」，意指「趁湯熱的時候喝一碗」。關於這類句型的討論參見朱(1956, 1982:14)，Sobelman & Ho (1982)，陸(1982)和戴(1982)有趣的討論。

potatoes naked (阿旺光著身子炸馬鈴薯)。英語「動詞＋名詞＋形容詞」的格式除了當「描述式」之外還可以充當「使動式」(causatives)，「動結式」(resultatives) 和「論元小子句式」(argument small clauses)，各式有自己特殊的語法語義特徵。可見不同的語言概念結構和語法形式之間有不同的轉換關係，值得我們在做語言的對比分析時深思和注意。■

參考文獻

- Beard, Robert. (1991) Decompositional composition: The semantics of scope ambiguities and 'bracketing paradoxes'.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9, 194-229.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Beard, Robert. (1993) Simultaneous dual derivation in word formation. *Language* 69, 716-741. Baltimore: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n.
- Black, Max. (1937) Vagueness: an exercise in logical analysis. *Philosophy of Science* 4, 427-455. Baltimore: The Williams & Wilkins Company.
- Bolinger, Dwight. (1967) Adjectives in English: attribution and predication. *Lingua*, 18:1-34.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 Bolinger, Dwight. (1973) Essence and accident: English analogs of Hispanic ser-estar. In Braj B. Kachru et al. (eds.) *Issues in Linguistics. Papers in Honor of Henry and Renée Kahane*, 58-69.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Chao, Yuenren. (1959) Ambiguity in Chinese. In Soren Egerod and Else Glahn (eds.)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1-13.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 Coulson, Seana & Giles Fauconnier. (1999) Fake guns and stone lions: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privative adjectives. *Cognition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In Barbara A. Fox, Dan Jurafsky and Laura A. Michaelis. (ed.), 143-158. Stanfor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 Davidson, Donald. (1967). The logical form of action sentences. *The Logic of Decision and Action*, In N. Rescher (ed.), 81-95&115-20.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Davidson, Donald. (1985)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Degraff, Michel and Deborah Mandelbaum. (1993) Why is my old friend not old? *Papers from the 29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In Katharine Beafs et al (eds.) , 121-136.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 Fauconnier, G. (1994)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ege, Gottlob. (1892) über Sinn und Bedeutung.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100:22-50.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Translated into On sense and reference in P. Geach and M. Black (eds.), 56-78. Oxford: Blackwell, 1952.
- Geach, P.T. (1956) Good and evil. *Analysis*, 17:33-42.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 Hamann, Cornella & Forney Volaire. (1991) VIII. Adjectivsemantik/Adjectival semantics. *Semantik/Semantics*, In Arnim von Stevow and Dieter Wunderlich (eds.), 657-673.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Hare, R. M. (1957) Geach: good and evil. *Analysis*, 18:103-112.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 Heim, Irene & Angelika Kratzer. (1998)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Higginbotham, James. (1985) On semantics. *Linguistic Inquiry* ,16:547-593.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Kamp, Hans & Barbara Partee. (1995). Prototype theory and compositionality. *Cognition* 57: 129-191.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B.V.
- Keenan, Edward, L. and Leonard M. Faltz. (1985). *Boolean Semantics for Natural Language*. Dordrecht: D. Rediel Publishing Company.
- Kratzer, Angelika. (1995) Stage-level and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s. *The Generic Book*. In Gregory N. Carlson and Francis Jeffry (eds.), 125-17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mb, Sydney M. (1964) The semantic approach to structural semantic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57-78. Menashaer: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 Lewis, David. (1970) General semantics. *Synthese* 22:18-67. Dordrecht: R.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 Marchand, Hans. (1966) On the attributive and predicative derived adjectives and som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distinction. *Anglia* 84:131-149. Tue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 Montague, R. (1970) English as a formal language. *Linguaggi nella Societa e nella Tecnica*, In Bruno Viesentini et al.(ed.), 189-224. Milan: Edizioni di Comunita.
- Montague, R. (1973)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quantification in ordinary English. *Approaches to Natural Language*, In K. J. J. Hintikka, J.M.E. Moravcsik and P. Suppes (eds.), 221-242.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 Parsons, Terence. (1970)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logic of grammatical modifiers. *Synthese*, 21: 320-334. Dordrecht: R.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 Parsons, Terence. (1990) *Events in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A Study in Subatomic Seman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Partee, Barbara, H. (1995) Lexical semantics and compositionality. *Language :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Science*, In Lila R. Gleitman and Mark Liberman (eds.),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311-36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Patton, Thomas E. and Paul Ziff. (1964) On Vendler's grammar of "good".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3:528-537. Bruges: The ST Catherine Press.
- Pitt, David and Jerrold, Katz. (2000) Compositional Idioms. *Language*, 78: 409-432. Baltimore: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n.
- Pustejovsky, James. (1988) The geometry of events. In Carol Tenny (ed.) *Lexicon Project Working Papers 24. Studies in Generative Approaches to Aspects*, 19-39. Cambridge, MA: Lexicon Project. Center for Cognitive Science.
- Pustejovsky, James. (1991a)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7:409-441.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Pustejovsky, James. (1991b) The syntax of event structure. *Cognition*, 41: 47-81.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B.V.
- Pustejovsky, James. (1993) *Semantics and the Lexico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Pustejovsky, James. (1995a)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Pustejovsky, James. (1995b) Linguistic constraints on type coercion. In Patrick Saint-Dizier and Evelyn Viegas. (eds.) *Computational Lexical Semantics*, 71-

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Quine, Willard van Orman. (1960)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Quine, Willard van Orman. (1976) *The Ways of Paradox and Other Essays*.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Quine, Willard van Orman. (1981) *Theories and Th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poport, Tova R. (1993a) Stage and adjunct predicates: licensing and structure in secondary predication constructions. *Knowledge and Language, Volume II , Lexical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In Eric Reuland and Werner Abraham (eds.), 157-182.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ress.
- Rapoport, Tova R. (1993b) Verbs in depictives and resultatives. *Semantics and the Lexicon*, In James Pustejovsky (ed.), 163-184.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Rapoport, Tova R. (1999) Structure, aspect and the predicate. *Language*, 75: 653-677. Baltimore: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n.
- Saeed, John I. (1997) *Seman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Siegel, Muffy E. A. (1976) Capturing the Russian adjectives. *Montague Grammar*, In B. H. Partee (ed.), 293-30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iegel, Muffy E. A. (1977) Measure adjectives in Montague grammar. *Linguistics, Philosophy and Montague Gramma*, In Steven Davis and Mariane Mithun (ed.), 223-262.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Siegel, Muffy E. A. (1980) *Capturing the Adjectiv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 Smith, Carlota S. (1964) The determiners and relative clauses in a generative grammar of English. *Language*, 40: 37-52. Baltimore: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n.
- Stump, Gregory T. (1981) The interpretation of frequency adjectiv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4: 221-257.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 Vendler, Zeno. (1963) The grammar of goodnes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2: 446-465. Bruges: The ST Catherine Press Ltd..
- Ziff, Paul. (1960) *Semantic Analysi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林烜炫(2003)，〈漢語形容詞的語義屬性與句法功能之相關性〉，《中國文學》，第 39 輯，別冊 291-307。漢城：韓國中國語文學會。
- 陸孝棟(Lu, John H.T)(1980) 就 Sobelman 所提問題試作解答.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0: 77-80。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呂叔湘(1984a)，〈形容詞使用情況的一個考察〉，《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301-326。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1984b)，〈單音節形容詞用法研究〉，《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呂叔湘，327-348。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1984c)，〈試論非謂形容詞〉，《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呂叔湘與饒長溶合著，329-358。北京：商務印書館。
- Sobelman, C. P. & Chih-Yu Ho. (1982)，〈“熱熱的喝一碗茶”——筆記一則，問題一束〉，《*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0:54-76.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戴浩一(1982)，〈也談“熱熱的喝一碗茶”〉，《*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0: 81-83.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湯廷池(2000a)，《漢語詞法論集》。台北：金字塔出版社。
- 湯廷池(2000b)，《極小主義分析導論》。台北：金字塔出版社。
- 王譽超(2002)，《現代漢語名前形容詞語義探索》。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懷德、孟慶海(1991)，《形容詞用法詞典》。長沙：湖南出版社。
- 朱德熙(1956)，〈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語言研究》，1:83-111。北京：科學出版社。
-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連金發

cflien@mx.nthu.edu.tw

Attributive Adjectives in Mandarin : A Semantic Exploration

Lien, Chin-fa
National Ching-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is a range of sema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ributive adjectives and nouns. The sema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many cases is not amenable to an account in terms of conjunction. On the strength of the insights derived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account for such semantic relationships which show the validity of intensionalist approach rather than extensionalist approach. An attributive adjective fulfills the role of triggering an aspect or aspects of the head noun. The theory of generative lexicon proposed by Pustejovsky (1995a) makes possibl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icher semantic content of noun phrases, which can be used to capture the manifold sema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ributive adjectives and nouns. In some cases it is not the superficial semantic manifestation, but the underlying event structure behind the noun phrase, that attributive adjectives specify. That is, the attributive adjective selects the attributes of the event struc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noun phrase in the process of co-composition. We can attain a great measure of generality by exploiting the richer lexicon of noun phrases and provide a satisfactory account to explain away some seeming idiosyncrasies. The paper attempts a fine-grained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triguing semantic behavior of attributive adjectives in Mandarin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have some import for universal grammar, linguistic typology,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trastive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Key words: Attributive adjective; generative lexicon; event structure; universal grammar; co-composi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trastive study; translation